

行走天下

范春歌 著文 田飞 摄影

# 绝美 南极

## 我的南极之旅

Juemei Nanji  
Wodenanjizhilu



BOOK  
广东旅游出版社

行走天下

范春歌 著文 田飞 摄影

# 绝美 南极

我的南极之旅

Juemei Nanji  
Wodenanjizhil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美南极：我的南极之旅 / 范春歌著. —2版. —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2011.02

ISBN 978-7-80766-275-4

I. ①绝... II. ①范...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55388号

## 绝美南极——我的南极之旅

---

著 文：范春歌

摄 影：田 飞 范春歌

责任编辑：张 懿

封面设计：盛世书香

美术设计：邓传志

责任技编：刘振华

出版发行：广东旅游出版社

(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 邮编：510600)

印 刷：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顺义区北务镇政府西200米)

开 本：720×1000毫米 16开

印 张：10.25

字 数：52千字

印 次：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0.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

www.tourpress.cn

# 目 录

序：诱人走近的远方	/ 1
出发——朝着地球的最南端	/ 1
机会，突然而至	/ 2
冬天，我要去南极	/ 7
历险，飞机空中惊魂	/ 13
远航——行驶在梦幻般的旅途	/ 17
乌斯怀亚，世界最南的城市	/ 18
考察船，飞向南极的翅膀	/ 23
见面礼，发威的德雷克海峡	/ 26
晕船，无法逃避的考验	/ 28
等待，前方永远是蔚蓝	/ 33
鲸鱼，与我们相伴而行	/ 35
冰川，南极的迎客仪仗队	/ 41
圣诞，无法征服的利马水道	/ 46
到达——我踏上了南极的土地	/ 49
做客，在企鹅和海豹的家园	/ 50
英国科考站遇到第一群南极人	/ 62

智利科考站与企鹅做伴的乐土	/ 68
游泳，勇敢者的壮举	/ 74
戴帽企鹅，神气的“小将官”	/ 81
欺骗岛，火山灰烬下的往事	/ 84
回乡——在中国长城站的日子	/ 87
欢呼，我们来了	/ 88
骄傲，在祖国的怀抱	/ 91
漫步，一切都是新鲜的	/ 97
今夜无眠，夜宿长城站	/ 101
寻觅，暴风雪中不见海豹的影子	/ 106
俄罗斯科考站，我们的好邻居	/ 112
致敬——向探索者和守护者	/ 119
怀念，斯科特与阿蒙森的故事	/ 120
幸福，给南极命名的人们	/ 128
驻守，天涯海角的苦与乐	/ 135
思考，人类该不该涉足南极	/ 141
告别——除了记忆不带走一滴海水	/ 147
再见，回想一生的地方	/ 148
新年，在南半球的夏季中来临	/ 153

A man wearing a dark cap and jacket is looking out at a large iceberg in a body of water. The scene is dimly lit, suggesting a cold, possibly polar environment. The iceberg is the central focus in the background, with a bright light reflecting off its surface.

**出发——**  
**朝着地球的**  
**最南端**



# 机会，突然而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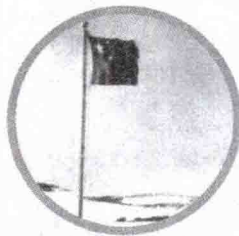
与远在天边的南极相比，  
我以前堪称  
“远行”的经历  
都是那么不值一提。  
一夜无眠，  
不去欧洲，我要去南极

## 我要去南极

到南极的机会是猝然来临的。

在去南极之前，我已有过许多在别人眼里，也在我的前半生中堪称远行的经历：骑单车穿越中国西部，三次赴西藏游历，只身沿中国万里陆疆进行了一次全景式的采访……我被不少媒体冠以“独行侠”的美名，其实我很清楚，把这些路程相加放在世界地图上，不过是一段小小的距离。

直到1998年，已经38岁的我也仅仅有过一次出境去泰国的经历。所以当我接到中国记协的邀请，参加中国明星记者采访团去欧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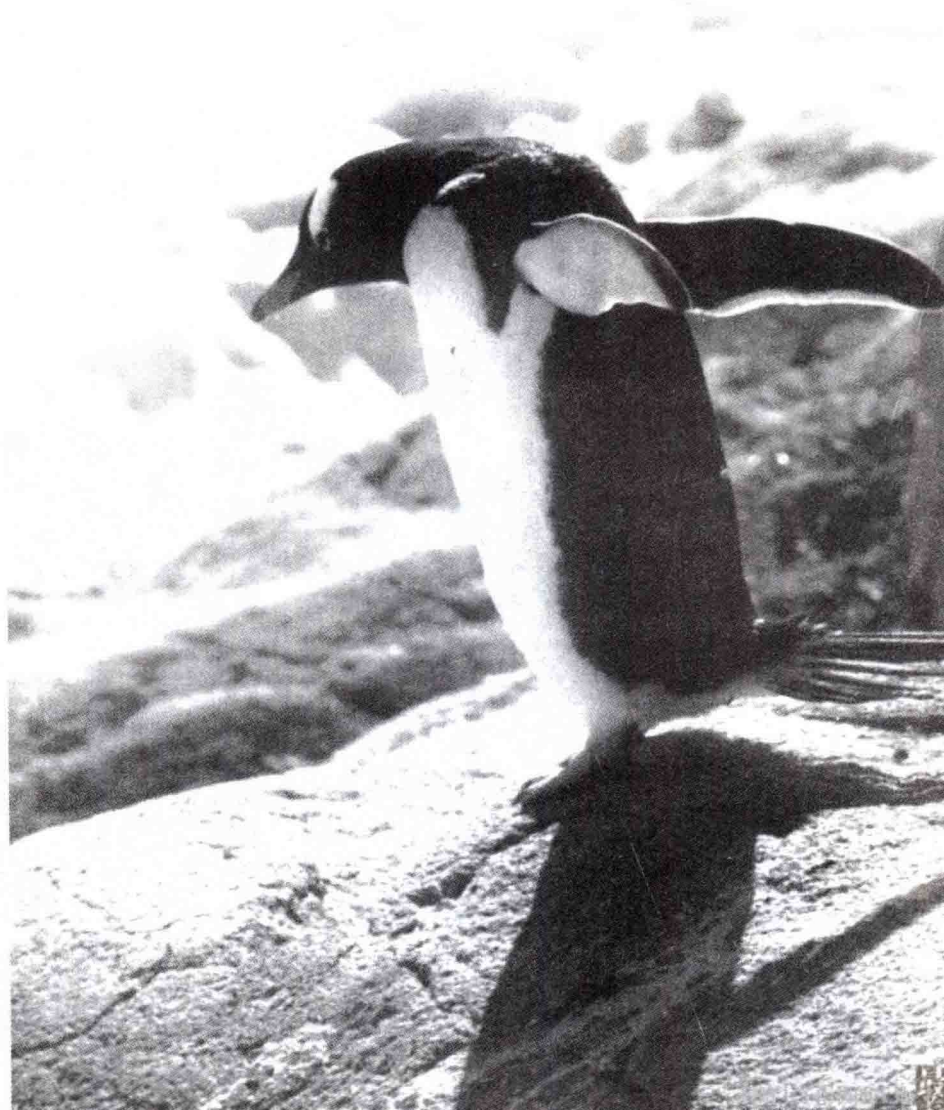
访问的时候，有种莫名的兴奋。就在办理手续的过程中，有天晚上，接到我们城市另一家报纸的记者罗岚的电话，第一句话就问我想不想去南极？当时我正在看电视，脑子没有反应过来，就像有人突然问你想不想上火星一样。她在电话那头神秘地讲，机会来了。她说中国海洋局的南极考察办公室正组织一批记者去南极采访，很快就可启程。我





一向认为这种机会几乎都是中央各大媒体记者的专利，素来与地方媒体无关，所以如同听到一个与地球无关的消息。罗岚笑道，这回我们湖北有戏。

原来，曾担任过中国南极科考站站长的鄂栋臣现任武汉地质大学的书记，这次他特地为湖北媒体争得四个指标。罗岚说她已报名，也



自然想到我该去。罗岚还说她可以帮助我争取到一个名额，但是采访费要由各媒体自己担负。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即使自费也想去，因为机会太难得了。

罗岚告诉我，全部经费是8万7千元。我倒抽一口凉气，如果报社不出钱，我就要为这个梦想倾家荡产了。一夜无眠。

第二天，我找到报社总编辑老魏，告诉他我不去欧洲了。他睁大眼睛看着我。

在这之前有一年，我曾经为了去西藏而放弃了一次由政府出资组织的去东欧考察的机会，当时所有手续都已办好，有关部门已将我的名字打印在代表团的名单中传到国外去了，怎么也不同意我的撤出，还有人以为我的脑子出了问题。可我在这些事上就是一根筋不能拐弯，后来只好临时换了别的记者出国。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放弃这样的美事，别人只会认为你脑子出了问题。于是这件事后来被传成“范春歌不愿去东欧，是因为怕那里打仗”。

而因为我的出格，其实我那次最终也没能去成西藏。

我对老总说，我要去南极。本来去欧洲的几万元费用也由报社出，而且去欧洲的人多得犹如赶庙会，报社不如加点钱让我去南极，不仅能发回读者感兴趣的报道，我还会把报社的社旗插到那片白色大陆去。老总沉吟片刻后同意了，只是提出还需经分管我的副总批准。

走出总编辑办公室时，我简直快乐疯了。天空正飘起冬天的第一场雪花。我行走在漫天飞雪中。

真怀疑这一切真似一场梦。

我用手接了一片雪花送进嘴里，凉滋滋的。天哪，真真切切的事实。

但按照组织程序我还要过一道坎，那就是要征得那位副总的同意，而那位副总因心脏病复发正住院治疗，住院前因为工作上的分

歧，我还不分场合地跟人家吵了一架。在报社十多年从未有过到医院探望领导的经历，为了去南极，我提了一袋橙子忐忑不安地到了医院，觉得自己挺虚伪，当我一边将水果放在病床上一边向他汇报此事时，脸色恐怕像苹果般红。人家倒挺开明，爽快地同意了。

# 冬天，我要去南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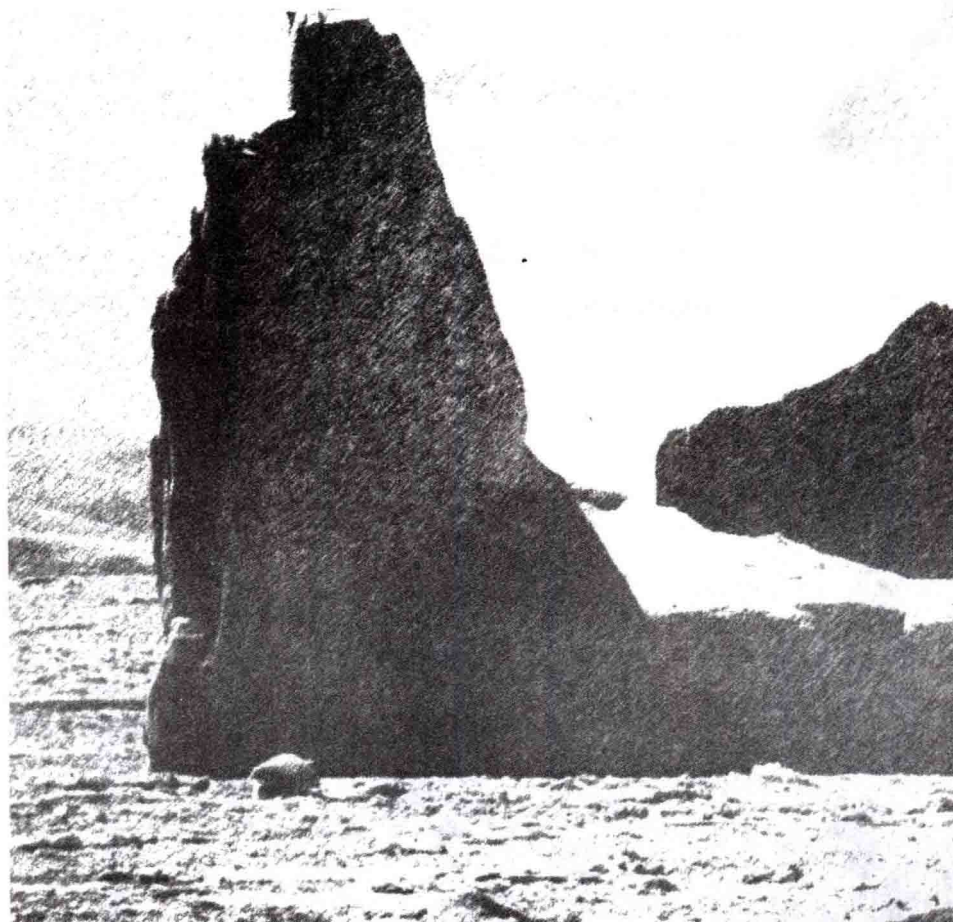
北半球的冬天，  
正是南极的夏天，  
幸福的我，  
向南飞，  
向南飞

准备行装的那些天，听说我将去南极的人都会不由打个寒噤。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要选择冬天去那个冰天雪地的地方，还以为特地去向南极的寒冷挑战的。其实稍有地理常识的人就知道，与我们居住的北半球恰恰相反，我们的冬季是南极的夏季，科考队员都是选择这个季节出发去南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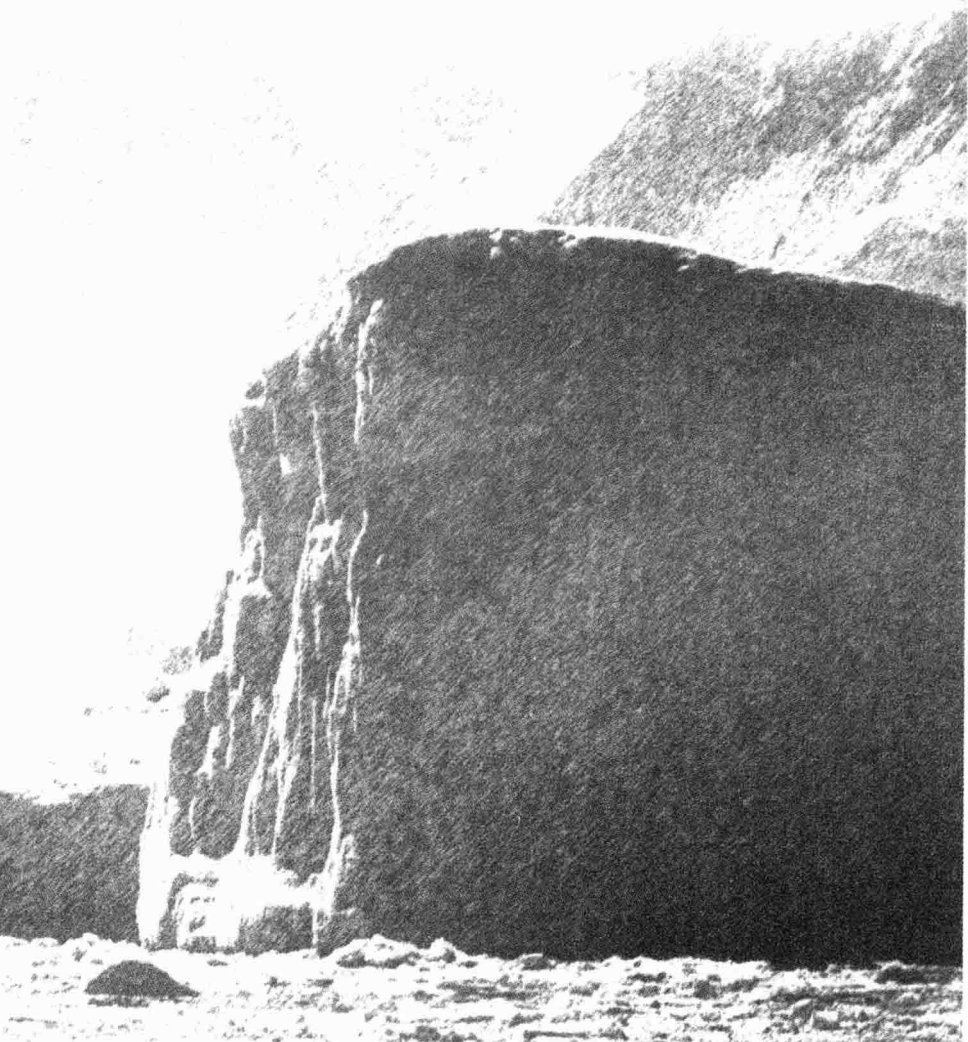
12月的一天，来自国内6家新闻媒体的15名记者在北京集中，我们聚集在国家海洋局南极考察办公室，每个人领取了一套桔红和蔚蓝色相交



的羽绒服。这种夺目的色彩设计，是为了便于在白皑皑的冰原上辨识目标。每个人还领到一双防雪长筒胶靴，我拎起这双笨重的胶鞋暗暗叫苦，怀疑它究竟能发挥什么功能。还让我们两位女记者头疼的是，领到的胶鞋都是40码，脚在里面打晃晃。南极办的同志解释说，因为去南极的女性太稀少，所以都是按男性规格做的。出发前，我母亲特意为我织了一双厚厚的羊毛袜，我将这双袜子穿上后，大鞋码对我才不显得太宽阔。



世界各国的南极科考队去南极的方式不外乎两种：乘船或乘飞机。据我了解，我国从1984年开始组织了15批南极科考队，也是分别采用这两种方式的。比我们早出发一个月的第15批长城站队员，有的是从青岛乘船驶往南极，有的是乘飞机飞到智利然后再借助智利的飞机抵达长城站所在地的，那个岛上有一座智利机场。考虑到时间的关系，我们这批记者被安排经空路前往南极。



我们的线路是：中国北京—美国纽约—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乌斯怀亚然后从乌斯怀亚这个阿根廷也是地球最南端的城市搭乘俄罗斯的一条探冰船驶往南极长城站。



就在我通过北京机场出境检查处时，突然接到朋友打来的手机：“今天早晨，美国和伊拉克打起来了！你到美国可要小心。”我淡淡一笑，将手机放回衣袋。伊拉克似乎还不具备将导弹发射到美国的能力吧。





万万没想到两天后，就在美国经历了类似导弹的恐惧。

在美国等待转机的空暇里，领队带大家匆匆参观纽约市。你想想，一帮满怀激情要奔赴南极的人，怎么会对美国的摩天大楼有兴趣，也没料到美国的冬天那么令人难以忍受，我们都缩在有暖气的车内不愿出来，请来的导游生气了：“还没去南极呢，就冻成这副熊样！”大家嚷嚷：“饶了我们吧，早点进南极，在那里冻残了也值！”

我不愿在美国逛大街，还有一个原因——我们的服装由美方在中国的百事可乐公司赞助。我们的羽绒服背后都印着百事可乐的标记，带着这么个印记在大街上走，常有美国人误以为我们这群中国人是这家公司推销员之类的。我觉得挺别扭，心想，早知这副打扮，就是自己掏钱也把服装费给付了。见到美国人的眼光，我索性将百事可乐公司赞助的羽绒服脱掉了，在美国一直穿着自己从国内带来的一件黑羽绒服，那是我们自己生产的，穿上还挺酷。到南极后为安全起见，再穿他们那件也不迟，再说，企鹅们也认不得背上印的这些字母。

终于登上了从纽约飞往阿根廷的班机。在上飞机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和我们同去南极的还有一群人，除几位香港人外，大部分是台湾人，而且有好几位老年人，带队的是一位旅美的台湾人刘先生。我好奇地询问他们团队的身份，结果令我吃惊，他们是由一家旅行杂志社组织去南极探险旅游的。这不能不令人有几分沮丧，和他们同路，使我们洋溢的“征服南极”的豪情大打折扣。也是在那一刻我才了解到，其实大多数人都可能有机会去南极，只要你出得起路费就行。由于大陆去南极的机遇难得，再加上去过南极的人写的大小文章，让人们感觉能登上南极大陆如同攀上珠穆朗玛峰似的成为惊世壮举。